

新惊悚六计  
典藏版III  
全国首发



异度社◆著

*ying ling zai xian*

# 婴寻在线

医学院葬魂夜

不可终结的秉烛夜谈，等你来参加！身临  
暗角落、医学院的停尸房，还有看似干净  
计》系列，让人心惊胆战的世界正在向你招手。  
你的呼吸，走进这里吧，不到最后一秒，你一定猜不到结局，一定逃不开迷雾的笼罩。

故事，藏匿在我们身边，藏匿在高校的阴  
，就是阅读恐怖故事。请翻开《新惊悚六  
前医学院最恐怖、最为流传的诡秘故事。屏住  
南城医学院，解剖楼的后院是第一禁区，谁也不  
可进入！可怕的秘药，催生着种种匪夷所思的怪病，4号教学楼、法医的相机、厄运之爪，交换身体的黑色诅咒继续蔓延着。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新 惊 魂 六 计

# 婴灵在线

异度社◎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婴灵在线/异度社著. —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0. 12  
(新惊魂六计·第3辑)

ISBN 978-7-5317-2492-6

I. ①婴… II. ①异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45901号

## 新惊魂六计·婴灵在线

Xinjinghunliuji Yinglingzaixian

作 者: 异度社  
策 划: 光 南  
责任编辑: 徐秀梅  
出版发行: 北方文艺出版社  
地 址: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 
网 址: [www.bfwy.com](http://www.bfwy.com)  
邮 编: 150010  
电子邮箱: [bfwy@bfwy.com](mailto:bfwy@bfwy.com)  
经 销: 新华书店  
印 刷: 广州市诚誉彩印有限公司  
开 本: 787×1092 1/32  
印 张: 22.5  
字 数: 582千  
版 次: 2011年2月第1版  
印 次: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 
定 价: 50.40元 (全三册)  
书 号: ISBN 978-7-5317-2492-6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目



录

- 001/ 新惊魂六计·婴灵在线之壹  
可怕的秘药
- 025/ 新惊魂六计·婴灵在线之贰  
南城医学院
- 051/ 新惊魂六计·婴灵在线之叁  
厄运之爪
- 077/ 新惊魂六计·婴灵在线之肆  
灵魂之窗
- 109/ 新惊魂六计·婴灵在线之伍  
小林医生
- 141/ 新惊魂六计·婴灵在线之陆  
交换身体
- 159/ 新惊魂六计·婴灵在线之柒  
黑色诅咒
- 189/ 新惊魂六计·婴灵在线之捌  
法医的相机
- 211/ 新惊魂六计·婴灵在线之玖  
4号教学楼

XINJINGHUNLIUJI · YINGLINGZAI XIAN

夷梦

新惊魂六计·婴灵在线之壹

可怕的秘药

昏黄的灯光下，少女趴在床上，裸露的背部有一张巨大的人脸，几乎占据腰部以上的所有皮肤。

## 楔子

李梅看到王小东的时候吓了一跳。

“小东，你没事吧？”她看着他被白布缠得严严实实的手臂，“爬山的时候摔了？”

“说来真是倒霉。”王小东脸色有些黑，“前些天我去青云山驴行，半途尿急，在一处坟堆后面撒了泡尿，没走几步就摔了，摔得还很厉害，估计是骨头断了，肿得很高。幸好我人品好，遇到一个砍柴的老农。他说家里有家传的好药，专治跌打损伤，就带我去他家敷了药，还吩咐我五天之内不要拆绷带。你还别说，那药真管用，敷上去就不疼了。”

李梅皱起眉头：“你还真有胆子，敢让一个老农给你随便敷药。要是感染了怎么办？快拆开让我看看。”

“这才第四天呢。”王小东说，“我知道你是医学院的高才生，不过也不用这么紧张吧？小问题而已。”

“不行，一定要给我看。”李梅坚持。

王小东无可奈何地看着这个高中同桌，从高中时代开始她就喜欢较真，至今还是丝毫未变。

“好吧好吧，还有两个小时就算第五天了，等时间一到，我就

拆开给你看。”王小东拍了拍她的肩，“走，咱们喝啤酒去。”

李梅拗不过他，被他拖到夜市，两人叫了几瓶啤酒，一边啃肉串一边闲聊，两个小时很快过去，李梅带她去了学校急诊室，将有些发黑的绷带一层层拆开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一件东西掉下来，骨碌碌滚到李梅的脚边。

那是一只手。

沉默片刻，王小东低头看了看自己空荡荡的袖子，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。

李梅目瞪口呆，王小东的手居然断了。

## 【1】

“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，将人体看成是气、形、神的统一体，通过望、闻、问、切，四诊合参的方法，探求病因、病性、病位……”

李梅仔细地记着笔记，今天讲授中医病理课的是C市有名的中医陈医生，他年纪并不大，四十多岁，却在中医方面很有建树，治病救人，救人无数，很受人尊敬。

下课铃声一响，李梅追上去问：“陈医生，有些中药是不是有很奇特的药效？”

“你是指什么？”

“例如让人五天断臂。”

陈医生神色大变，看了看四周，压低声音问：“你从哪里听来的？”

李梅愣了一下，难道陈医生见过这种药？

“我一个同学……”

陈医生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，递给她一张名片：“今天晚上带

他来见我。”

名片上有陈医生行医的诊所地址，李梅抑制不住兴奋，听说去陈医生诊所看病的病人太多，预约都已经排到明年了，没想到她竟然如此轻易请到陈医生为王小东免费看病，真是幸运。

或许是因为陈医生对疑难杂症很有兴趣吧。

自从手臂断掉之后，王小东休学在家，一直很消沉，上个星期做了断肢再植手术，虽然手臂已经接上，但毕竟大不如前，五指不能灵活运动，和残废没有多大分别。

李梅好说歹说才劝动他和自己一起去看陈医生。

陈医生的保合堂建于一处偏僻的所在，装潢古朴。李梅有些奇怪，以陈医生的名声，完全可以在市中心开一处很大的店面，为何却偏偏开在此处？

难道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

这种想法让她胸口一阵发凉，不可能的，陈医生医德高尚，她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

李梅推开诊所的大门，看到一排古风十足的药柜，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护士热情地迎上来：“请问是李梅小姐和王小东先生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刚才有位先生来找陈医生，陈医生吩咐，如果你们到了，就请稍等一会儿。”

两人也不疑有他，坐在店堂里喝茶，一直到第三壶茶下肚，王小东有些坐不住了，闹着要见陈医生，李梅和护士一直劝阻，他却脾气越来越大，推开二人，急匆匆地冲进去。

屋内漆黑一片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尸臭，王小东在墙上摸索了一阵，“啪”的一声打开灯，紧接着，他看到了世上最诡异的一幕。



陈医生和一个穿黑大衣的人相对而坐，黑衣人握着一柄锋利的裁纸刀，刺在陈医生的胸膛里，鲜血还在不断涌出，顺着他的白大褂流淌，晕开一朵艳丽的莲花。

两个女孩开始尖叫，王小东扑过去，将黑衣人按倒在地，却发现那并不是一个人。

确切地说，那并不是一个活人。

那是一具干尸。

“你们听说了吗，陈医生被人杀了。”

“听说是被一具干尸杀的，那干尸已经死了好几年了，真恐怖。”

“别胡说，警察局不是已经辟谣了吗，陈医生是自杀的。”

李梅坐在教室里，听着背后几个女孩唧唧喳喳，又想起那晚所见到的一幕，忍不住浑身发冷。护士一口咬定那个黑衣男人来的时候是活的，只是没有说话，脸色有些苍白，目光有些呆滞。这个案子太过诡异，超出了科学能够理解的范围，注定会成为悬案。

“李梅。”

“啊？”她回过头，看到一个戴着眼镜，一脸书呆子相的少年。“姜浩？什么事啊，我正烦着呢。”

姜浩不以为意，推了推眼镜：“你住在东九区吧？华静和你住一个区，她的手机打不通，能不能请你把这个转交给她？她急用。你就说是李老师让你送的。”

姜浩手中拿着一只不透明的塑料盒子，李梅瞥了一眼，不耐烦地说：“等她明天来上课不就行了吗？”

“她已经一个星期没来上课了。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李梅的心“咯噔”一下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“好吧，我送。”

下了课，李梅来到华静所住的荷花小区，小区里风景不错，鸟语花香，几个提菜篮子的大妈迎面走来，小声议论。

“听说二号楼一家住户的孩子得了怪病？”

“是啊，听说这病很奇怪，怕光，怕人，那夫妻俩也不带孩子去看病，就整天锁在卧室里头。”

“不会是什么脏病吧？”

“不知道，咱们以后得小心点，别往那边去，免得被传染。”

与大妈们擦肩而过，李梅胸口一片冰凉。

怪病？究竟是什么样的怪病能让父母不敢带孩子去看医生？

她犹豫了一阵，还是抵挡不住心里的好奇，敲响了华静家的门。

开门的是一位中年女人，估计就是华静的母亲了，她脸色很憔悴：“你找谁？”

“阿姨你好，我是华静的同学，来看看她。”

中年女人神色一暗：“多谢你，不过你还是回去吧，我们家小静得了怪病，不想见人。”

李梅掏出塑料盒子：“这是李老师让我送来的东西。”

中年女人眸子里倏尔闪过一道兴奋的光，接过盒子，打开门：“进来坐坐吧。”她端来茶点，“李老师还说了什么吗？”

李梅摇了摇头：“阿姨，这盒子里到底是什么啊？”

“没什么，一点中药材，给静儿用的。”厨房里传出一股糊味，中年女人连忙跑进去，李梅闲着无聊，看了看四周，忽然听到极低的笑声。

那笑声很奇怪，不像男人，也不像女人，听着很瘆人。她循着声音的来处，将一扇门轻轻推开了一道缝，房间里黑漆漆的，屋外的光从门缝透进去，落在床上，依稀可以看清是个人。

是华静？

床上的人发出一声声低低的笑声，李梅疑惑地走进去：“华静，你没事吧？”

听到人声，华静像是受了惊的鸟儿一般跳起来，抓着被子挡住自己的身体：“李梅，你怎么来了？谁让你进来的？”

“我是……”

“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！”华静抓起床头柜上的杯子，朝她狠狠扔过来，她连忙躲开：“小静，你冷静点。”

中年女人匆匆跑过来，挡在华静的前面，脸色有些难看：“李梅同学，你怎么能随便进别人的卧室？快回去吧，别再来打扰我们了。”

李梅就这样被赶出了屋门，满肚子疑惑。

真是太奇怪了，华静为什么那么激动，他迫不及待地用被子遮盖身体，就像在掩盖什么，最奇怪的是，她的母亲并没有拥抱她。生病的女儿激动的时候，一般的母亲不是应该抱住她，安慰她吗？

难道华静真的得了传染病？

那个盒子里面，又装了什么呢？

第二天早上有古代文学课，李梅早早来到教室，姜浩正在上自习，她跟他打招呼：“你托我转交给华静的东西已经送到了。”

姜浩抬起头，奇怪地看着她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一个塑料盒子啊，昨天你不是让我拿给华静吗，还说是李老师给的，你忘啦？”

“我没有让你转交过东西。”姜浩一脸疑惑，“何况李老师去开学术研讨会，都离开快半个月了。”

李梅心底一阵发毛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姜浩看起来并不像是在说谎，难道是她记错了？

她觉得记忆有些模糊，难道昨天的一切都只是幻觉吗？

## 【2】

生活暂时恢复平静，当李梅快要将这一切遗忘的时候，忽然接到了华静母亲打来的电话，这位可怜的母亲焦急万分，带着哭腔请求李梅救救她的女儿。李梅一头雾水，她只是医学院中医系大一的学生，还没学到什么呢，哪里有那个本事医治疑难杂症？

“你上次给我的药很有用，求求你，帮我求求李老师，再给我们一点吧。”

李梅这才想起上次的塑料盒子：“那盒子里装的什么药？”

“我不知道啊，白乎乎的，一颗颗，像坚果。”

李梅想了很久，中药里这种模样的药材似乎很多。算了，还是问问李老师吧。于是安慰了华静妈妈几句，她拨通了李老师的电话。

李老师是教中医内科的老师，在学校里资历最老，也算得上是德高望重了，只是时常不在家。

李老师有些耳背，李梅说了半天他才听懂：“我让姜浩带东西给华静？姜浩是谁？华静是谁？”

李梅心里打了个突。将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，李老师在电话那头直摇头：“没有这样的事，一定是你们搞错了。”

挂掉电话，李梅觉得全身发冷。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华静妈妈又打了电话过来哭诉，李梅心软，只得答应去看看。她匆匆来到华静家，一敲开门，就听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声。

“你终于来了。”华静妈妈哭得满脸是泪，脸色苍白得可怕，“自从上次吃了李老师给的药，病情有所缓解，可是这两天忽然又这样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”

“小静究竟是得了什么病？”

“你自己看吧。”华静妈妈推开卧室的门。

李梅看到了两张脸。

这并没什么奇怪的，但那两张脸分明长在同一个人身上。

昏黄的灯光下，少女趴在床上，裸露的背部有一张巨大的人脸，几乎占据腰部以上的所有皮肤。最诡异的是，那张人脸五官能动，一双眼睛骨碌碌直转，凶恶地盯着李梅，嘴角上翘，露出一道狰狞而冰冷的笑。

“我到底是做了什么孽啊。”华静妈妈将脸埋在手心里呜呜地哭，“为什么我家小静会得这种怪病啊。”

李梅浑身冰冷，连动都不能动。

“妈妈……”少女似乎很痛苦，努力抬起身子，“救……救救我……”

她背上那张怪脸张开嘴，露出一口锋利的牙齿，笑得万分恐怖，李梅终于承受不住，尖叫一声，转身就跑。

她无法思考，这些天的遭遇太诡异，已经超过了她的知识范围的心理承受能力，她只想逃，逃得越远越好。

这个晚上她失眠了，只要一闭上眼睛，满脑子都是那张古怪的人脸。

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，为什么她的周围会出现这么多奇怪的事件？

辗转反侧了一整晚，她忽然觉得少女身上长人脸的画面有些眼熟，似乎在哪儿本漫画里看过。她连忙将一整书柜的书都翻出来，一页页地翻找，终于在一本日本漫画里看到了这个故事。

人面疮！

她倒吸了口冷气，丢下漫画，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古旧的书，书皮已经泛黄，上面有几个古体的大字：酉阳杂俎。

《酉阳杂俎》是唐朝段成式的志怪作品，里面记录了唐朝时候

所发生的种种怪异事件，其中一个故事讲到了人面疮。

她抑制不住心里的激动，匆匆到药房买了一些药物，来到华静家。

华静妈妈脸色更加憔悴，见了她，像见到了救命的稻草，抓着她的袖子说：“你从李老师那里拿到药了吗？”

“我找到了救华静的办法，不过不能保证一定成功，只能试试。”

华静妈妈点头：“拜托你了，哪怕只有一线希望，我们也要救小静。”

李梅推开卧室门，从口袋里取出一堆白色坚果样的药材，人面疮似乎有些害怕，连忙闭上了眼睛和嘴巴。李梅兴奋地说：“这种药果然能救她。”

“没错，这就是李老师上次给的药。”华静妈妈哭着说，“我的女儿有救了。”

李梅让华静妈妈拿了钳子过来，将人面疮的嘴巴撬开，将药全都塞进去。人面疮整张脸都拧在了一起，似乎极为痛苦，华静的痛苦却在逐渐减轻。二人大喜，李梅又去买了一大包药材回来，当所有药都用完之后，人面疮的五官开始逐渐模糊，然后结成了痂，华静浑身都是冷汗，趴在床上沉沉地睡了过去。

“成功了，终于成功了。”李梅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觉得自己快要虚脱。华静妈妈一边抹泪一边说：“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华家的大恩人。”

“不必谢了，只要以后这种事儿别找上我就行。”

“李梅同学，那到底是什么药？”

“说来其实很简单，那药任何一个药店都能买到，叫‘贝母’。”李梅说，“我在《酉阳杂俎》里看过一个故事，唐朝的时候有个商人手臂上也长了一个人面疮，哪怕剜掉了，也会再长出来。医生没有办法，只好让他将所有药材都试一遍，其他药物都被人面疮吃掉

了，当试到贝母的时候，人面疮很害怕，医生就将人面疮的嘴巴捣毁，把贝母塞进去，人面疮马上结痂，没过多久就痊愈了。”

“痊愈了就好，痊愈了就好。”华静妈妈擦干眼泪，“这些天小静都没吃上一顿饱饭，我这就去给她做饭去。”

“等等。”李梅拉住她，“华静长人面疮之前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特别的事？”

华静妈妈想了半天：“没遇到什么事啊……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小静之前和几个朋友去青云山驴行了，回来之后精神就不太好，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吧，就得了这怪病。”

青云山？

李梅打了个冷战：“难道她是16号去的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王小东也是16号去的青云山，他们在青云山上，究竟遇到了什么事呢？

### 【3】

天亮的时候，华静醒了，李梅问她青云山上所发生的事，人面疮的事令她精神还有些恍惚，讲起故事来断断续续，但李梅还是听出了一个大概。

华静、王小东和其他几位同学一直在混一个驴友论坛，大家约好一起去驴行。青云山地处偏僻，几人照着跟当地人买来的地图入山，没走多久就迷路了。他们在山中乱转，途中王小东尿急，跑到一个山包后面撒了尿，撒完才发现那山包是一座坟墓，只是年代太过久远，已经看不清墓志铭，只在墓碑上看到一个‘曹’字。

几人并没有当回事，王小东摔了一跤，手臂受了伤，本来不是

什么重伤，小东的伤口却很奇怪地红肿化脓，几人焦急地寻找出路，遇到一位砍柴的老农，老农说家中有祖传的药可以治疗，再加上天色晚了，继续在山里乱走会很危险，几人便到老农的家中借宿。老人给王小东的手臂涂了药，药效很明显，立马就不痛了。

老农准备的晚饭很丰盛，但华静却觉得有些不对，这座山间的屋子太干净了，干净得有些诡异，连一只虫子都没有。

老一辈的人都说，如果在山里看见干净得奇怪的屋子，绝对不能进，也不能吃他们的东西，因为他们很可能是世代的养蛊人，食物里很可能会下有蛊毒。

这顿晚饭华静什么也没有吃，只是偷偷吃了一些带来的干粮。

在饭桌上，同学们问老农叫什么，老农说他姓曹，在山里住了很多年了。听到姓曹，华静背后一阵发凉，她回过头去看王小东，他的脸色也很难看。两人看了看脚下，这位姓曹的老农有脚有影子，看来并不是什么鬼魂。

这天晚上，几个学生睡得很早，睡到半夜华静被尿憋醒，下楼小解正看见王小东上来。王小东说他也去小解了，还提醒她厕所很滑，要小心。

一夜无话，第二天他们告别了老农，按照老农所指的路出了山。

“人面疮是什么时候长的？”李梅问。

“回来后过了一个星期，我觉得背上好像长了什么东西，拿镜子一照，才发现是一张人脸，刚开始只有拳头大小，后来越长越大，太可怕了。”李梅抱着自己的双腿，瑟瑟发抖，过去这段时间的恐怖遭遇在她心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，恐怕很长时间都会做噩梦了。

“这一个星期里，你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？”

“那倒没有。对了，小东的手臂掉了，我们几个一起去看望过他。那手臂掉得实在奇怪，我们一直都在怀疑是不是老农的药有问题。”



李梅沉默了一阵：“去驴行的都有哪些人，统统告诉我。”

白色的纱幔起起伏伏，一张黑白照片被包裹在一片白色之中，照片上的人在微笑，笑容却带着一丝若有似无的狰狞。

李梅本来是来拜访驴行的同学，没想到人没见到，却一连参加了两场葬礼。

死的两人都是当日驴行的人，并且死得万分诡异。

“听说是得怪病死的。”来参加葬礼的亲朋聚在一起搓麻将。

“是啊，这病啊来得奇怪，说是出现幻觉，看见一个小孩，那小孩怀里有个包，包里全是大大小小的眼睛，小孩把眼睛倒出来，眼睛到处乱跳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当然，咱们那侄儿就是被那些眼睛逼得跳楼自杀的。”

“唉……真是太可怜了。”

李梅听得手脚冰冷，去驴行的人都遇到了怪事，已经死了两个，还剩下一个，希望他不要有事。

拜祭完死者，李梅又按照华静给的地址来到最后一个同学的家，门开了，露出一张冷森森的脸，满是皱纹，似乎就是华静所说的崔姚的外婆。

“你找谁？”

“请问崔姚在吗？”

“不在，你走吧。”

“等等。”李梅按住快要关上的门，“崔姚是不是病了？”

“和你无关。”

“让我见见他好吗？我可能知道他的病因。”

那张阴森的脸露出惊讶的神色，迟疑了一下，打开门：“进来吧。”